

中国知青梦

邓贤 著



录

157630

I253/102

中国知青梦

邓贤 著



石油大学 0161016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00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知青梦 / 邓贤著.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5 重印

ISBN 7-02-001557-3

I. 中… II. 邓…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8435 号

责任编辑: 李 博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北京市房山区先锋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276 千字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875 插页 4

1993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5 月北京第 7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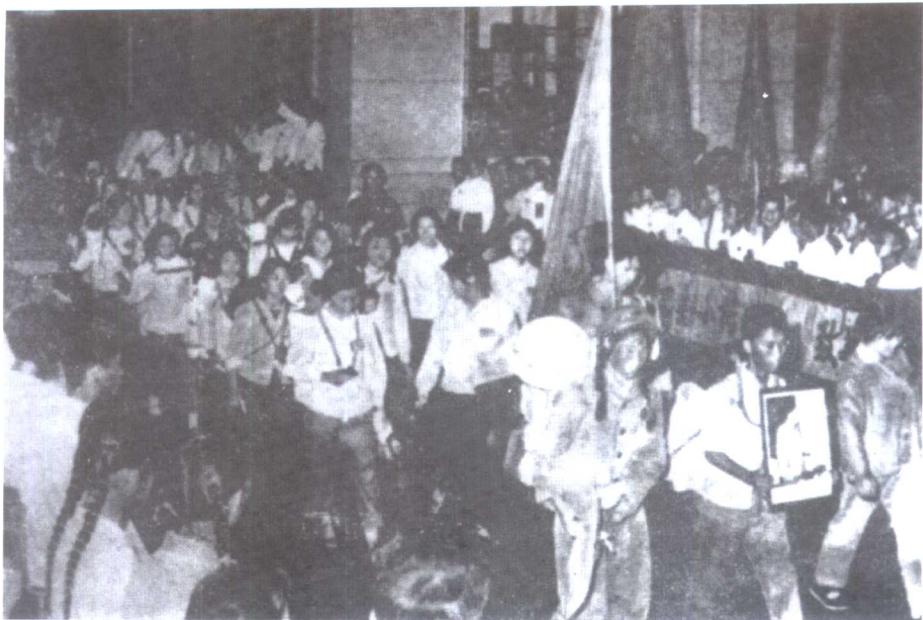
印数 89331-92330

定价 18.00 元

大塊文學車



1992年摄于黄山



上图：踏上支边路

左下图：上京请愿

右下图：广场示威





上图：绝食宣誓

下图：作者在女知青坟前祭奠



再 版 前 言

随着新世纪的来临，“知青”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遥远的名词，如同被人遗忘的蒙尘的旧日历。被遗忘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如果现在的青年仍然只有一种下乡谋生的选择，那倒是 中国乃至人类的不幸。

对我们这代人来说，“知青”已经成为一种烙印，它刻在我们青春的墓碑上。任何人都要从青年走向中年老年乃至死亡，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在暮色苍茫中，我们会看见遥远的岁月深处飘扬着红卫兵的旗帜，还有无数掩映在荒草丛中的破败墓碑。

那是属于我们的青春标志。

我认为知青是一代人的历史，所以每个人都有权利做出自己的否臧评价。其实无论怎样评价，历史都是无从改变的，我们的过去已经凝固，我们不能要求重新活一次。对活着的人来说，活着已经是一种极大的幸运，活着就能改变自己和这个世界，我们还苛求什么呢？

1991 年我与同伴重返云南边疆，在盈江农场，我们登上山坡，来到十位女知青坟前。当时夕阳西下，到处一片苍凉，我看见女知青的坟墓裂了缝，墓碑斑驳，她们已经在冰凉的泥土下面长眠二十年。这十位女知青，平均年龄不到十七岁，那该是一种怎样美好的芬芳花季啊，可是她们却被一场大火无情地吞噬了。死在睡梦中，沉入黑暗里，成为永远的知青，永

远的十七岁。

我朝着她们,我的同龄人深深鞠躬。我不知道她们能不能看见我,但是我相信她们的眼睛一定是睁开的。那天我对自己说,面对死者,面对这些永远十七岁的眼睛,你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生活,还有什么可抱怨,你面前还有什么不能跨越的沟沟坎坎呢?

我想说,珍惜今天吧,珍惜你的活着——以知青的名义!

值此《中国知青梦》重印之际,旧话重提,权作再版前言。

2000年深秋 于成都

这是一本属于我们自己和那个时代的书。

谨以此书，祭奠所有在辉煌的噩梦中悄然死灭的青春。

谨以此书，献给所有留在昨天和走进今天的同龄人。

——作者题记

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结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

——摘自《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青春
(油画局部)

何多苓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引 子 历史的回声	1
第一 章 母与子	4
第二 章 大治之年	16
第三 章 山雨欲来	25
第四 章 人血不是水	33
第五 章 天降大任	43
第六 章 走向混沌	58
第七 章 广阔天地启示录(创业篇)	72
第八 章 广阔天地启示录(荆棘篇)	107
第九 章 广阔天地启示录(命运篇)	146
第十 章 破釜沉舟	170
第十一章 暗渡陈仓	197
第十二章 大卧轨	215
第十三章 北斗之路	236
第十四章 谤諱教导	251
第十五章 是火山总要爆发	255
第十六章 “三个不满意”	285
第十七章 瓦釜之声	314
第十八章 大返城	322
第十九章 走不出的红土地	350

尾 声 断碣残碑 358

后 记 我要写本书 364

引子 历史的回声

公元一九九一年初春，原云南生产建设兵团部分四川知青为了纪念赴滇支边二十周年，决定在成都举办一次大型图片回顾展。提议办展览并热心投入的，大多是当年兵团的知青干部，他们有热情，思想活跃，富有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并对过去那段并不辉煌的历史始终取一种基调昂扬的乐观态度。筹备组成立伊始，第一个议程便是给展览取个总标题。标题如同婴儿的名字，寄托人们对于回顾展乃至历史的全部期待。

议论结果，回顾展有了一个相当令人鼓舞的命名：
——“青春无悔”。

总标题之下，还有一段注释性题记，摘自《普希金诗选》：“一位俄罗斯诗人说过，一切的痛苦都将过去，而过去了的，就会变成美好的回忆。”

我不禁对这位俄罗斯诗人的话产生了某种本能的怀疑：如果一切过去了的痛苦都不成为痛苦，那么犹太人对于二次大战，中国人民对于南京大屠杀，日本人对于原子弹，他们会将那场噩梦变成美好的回忆么？！

诗人固然离不开浪漫主义的滋养，但是浪漫主义并不等于历史。

一九七一年春，首批成都知青赴云南支边不久，一个惊人

的消息传来：十名平均年龄只有十七岁零三个月的刚刚到达边疆的女知青，在一个静谧的夜晚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吞噬。大火过后，人们只在废墟里找到一堆紧紧拥抱在一起的蜷曲的残骸。当时这件事震动了成都。筹展期间，我们好不容易找来女知青的照片，准备放大展出，以志纪念。不料很快遇到一个小小的难题，就是没有人熟悉她们和能够弄清这些姑娘的姓名简历。我为此又费了一番周折，终于找到几位死者生前连队的男知青，请他们提供女知青情况。

然而这是一个令人难堪的场面。知青们搔着头皮，相当尴尬地回忆了许久，终于为我凑出了七个半女知青的姓名。

其中那半个只有姓，据说还不大确切。

岁月悠悠，往事如云如烟。在尘封的记忆仓库里搜寻二十年前那些早已淡漠的生活往事乃至人物印象自然是件不容易的事，何况他们已经不算年轻，正在或者将要步入人生的中年。我没有理由责备这些忙忙碌碌的同龄人，他们每天都要面对许多纷繁的现实，包括沉重的家庭负担和激烈的生存竞争的挑战。谁能只靠回忆而不是努力工作来打发短促的人生呢？

但是我又没有理由不为我的同龄人感到由衷的悲哀。

固然我们将跨入人类更加广阔的二十一世纪，跨入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崭新时代，但是我们的历史毕竟连接着一九七一年乃至此前此后整整十年的苦难历程。对任何个人来说，这都是一段相当漫长曲折并布满荆棘和炼狱之火的人生道路。我们也许可以忘掉荣誉，忘掉金钱，忘掉将来有可能高悬于我们头顶之上的种种炫目的桂冠，但是我们没有理由忘却苦难，以及由苦难强加给我们个人和整体身上的那种铭心刻骨的历史烙印。

我由此想到“青春无悔”。

倘若那十位已经被人们遗忘并永久沉睡在黑暗之中的少女地下有知，她们会对我说些什么呢？

如果她们有权利重新选择生活，她们会选择“知青”吗？

她们会“无悔”吗？……

.....

.....

出门的时候，知青们脸上全都有了歉疚的表情，有人还认真地说了一些讪讪的话。我理解他们，他们不是对我而是对死者欠了一点什么。但是推而广之，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每个知青是不是都对那些长眠地下的同龄人欠了一点什么呢？

我们可以因为知青而自豪，而无悔，甚至很壮烈地炫耀于后人，但是当我们冷峻地直面共和国历史的尖锐诘问时，我们将怎样注释自己那段并不短暂的众说纷纭的人生经历呢？

感谢社会各界和热心的人们为知青展览人生提供了机会和场所。

我因此也获得一个介入现实生活与周旋于历史之间的必然契机。

一个全面审视与观照包括自己在内的一代人心灵之路的绝好机会。

第一章 母与子

1

对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七分场的上海女知青徐玲先来说，公元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日注定是个不同寻常的日子，因为这一天“学大寨”依然轰轰烈烈，连队依然不放假。

而她却要生产了。

徐玲先今年虚岁三十，从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下乡算起，她的“知龄”已有整整十年。从外表看，这个来自黄浦江畔的上海姑娘比她的实际年龄苍老得多：皮肤黝黑粗糙，手脚关节粗大，眼角过早地堆起细密的鱼尾纹。亚热带烈日和风雨无情地重塑了这个城市姑娘的外部形象和精神气质，使她在“接受再教育”的康庄大道上更加接近当地农妇而不是城里那些四体不勤的知识分子。

早晨起床，她就有了一种不平静的预感，这种预感与其说来自某种生理先兆，不如说来自女人天生的直觉。虽然女知青对于生孩子并没有亲身体验，并且此时距离预产期尚有半个多月，但是她还是切切实实感到了那个重大时刻的猝然逼近。

草草吃过早餐，早餐还是那种一成不变的盐水汤泡饭，然后女知青心烦意乱地朝门外张望了一会儿。晨曦初露，朝霞映红天际，黛色的群山好像波涛一样遮断视线。女知青叹了口气。